

卧龙岭上故事多 巴山修路奏凯歌

大浪奔流

乔亿中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浪奔流



乔亿中 著

I247

15025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浪奔流 / 乔亿中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4 (2014.1 第2次)

ISBN 978 - 7 - 80680 - 973 - 0

I. ①大… II. ①乔…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5016 号

大浪奔流

作 者 乔亿中

责任编辑 曹彦史婷

封面设计 许玉龙

版式设计 许玉龙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332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73 - 0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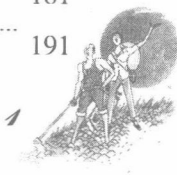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2211

目 录

第一回	周岁抓周	1
第二回	运送军粮	8
第三回	盛世建房	16
第四回	乔迁新居	25
第五回	做人做事	32
第六回	勤工俭学	40
第七回	学涯生活	49
第八回	延安灯火	59
第九回	下乡劳动	66
第十回	建团支部	74
第十一回	锄草塑像	82
第十二回	浪子之歌	89
第十三回	水磨斗鸟	97
第十四回	浪逛庙会	107
第十五回	赛牛大会	117
第十六回	植树造林	125
第十七回	夜校扫盲	132
第十八回	夏收担麦	142
第十九回	秋播碾场	151
第二十回	制稠酒曲	162
第二十一回	赶猪撵狼	172
第二十二回	平整土地	181
第二十三回	抗洪救灾	191



第二十四回	修筑水库	202
第二十五回	重建家园	211
第二十六回	寻找东西	219
第二十七回	熏蒸大法	228
第二十八回	孙瑛卖表	235
第二十九回	山村拉电	245
第三十回	奔赴三线	253
第三十一回	巴山砍树	262
第三十二回	修山便道	272
第三十三回	炸挖隧道	278
第三十四回	铁四兄弟	286
第三十五回	捅马蜂窝	294
第三十六回	江南四杰	301
第三十七回	富贵娶亲	309
第三十八回	江南四美	316
第三十九回	醉讲三宝	323
第四十回	塌方营救	329
第四十一回	打赌吃饭	338
第四十二回	汉江救人	345
第四十三回	书记献车	353
第四十四回	秦岭炭翁	363
第四十五回	忆苦思甜	371
第四十六回	隧道贯通	377



第一回 周岁抓周

宝华扛枪卫家园，
虎子满岁抓四周，
同善族长来主事，
村长讲话总动员。

1951年，初冬，在冀中平原一所农家小院里，乔宝华老人给小孙子虎子过周岁生日，请来了亲朋好友和众乡邻里，到家里喝酒作客，按乡俗还要抓周。解放了的平原人民喜气洋洋，小院里热情洋溢，灶房里热气腾腾，釜底燃着火焰，女人们做着饭菜，备办着酒席，烟囱里冒着炊烟。男人们坐在院里的凳子上抽烟、喝茶、聊天。暖融融的太阳照在大地、照在小院里，一派祥和。

故事就从冀中平原乔村这所农家小院里说起。

乔村，有上千户人家，乔户人家占了多半个村子。宝华老汉今年六十八岁，是个憨厚老诚的庄户人，有名的庄稼把式，为人良善，世代农耕，解放前扛活打短工为生。共产党闹革命最依靠的是基本群众、老贫农，解放后人民政府给他分了田，发了枪，他扬眉吐气了。他有了自己的土地，他能在土地里耕种收获了，有饭吃了，他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对人民政府忠心无二。

老伴福氏，吃斋念佛，供奉菩萨，福氏老太太娘家姓福，自嫁到乔家改姓叫乔福氏，人们都习惯叫她福氏大奶奶，或者乔大奶奶。从封建社会过来的女性都缠足，一双尖尖的小脚，走起路来总是不便。家里有长女乔淑珍，二女乔淑凤，三女乔淑英都已嫁，小儿子乔振国解放前为躲避日本汉奸追杀，只身走了大西北，以后在长安参加商业工作，1949年与平原一农家女宋万春成亲，庚寅年生一小子，小名虎子。



宝华老人一家省吃俭用，勤俭持家，攒钱买回一头牛犊，现今长成大牛了。牛是庄户人家的希望，庄稼人过日子离不开牛。宝华老人把牛看得比人高贵，它能耕田、耙地、拉车，农家许多重活都是牛干的，牛是功臣。添了牛，添了丁，宝华老人家里也算是双喜临门了。虎子他爹在外地工作，干公家的事，身不由己，不能回来，日常家务全由宝华老人料理。

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宝华家和村里的人们一样，解决了低质量的温饱。农忙吃点干的，农闲喝点稀的，再掺些野菜，能温饱度日，宝华一家心里知足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感谢共产党，觉得比解放前挨饥受饿的日子强多了。

饱经风霜的平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年战火不断，人们都期望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

今天家里特别热闹，咋不见了乔宝华老人，福氏老太太忙前跑后，寻不见老伴。有人说他到麦田去了，她急急忙忙向村外麦田里寻他去了。

宝华老汉穿着棉袍子，腰里勒着一条当年从日寇那里缴获的牛皮带，跛着左腿，举着政府发给他的步枪，吆赶着麦田里的野鸟，嘴里骂着：“啄麦苗吃，搞破坏，反动派，打死你们。”

说起乔宝华老人，在抗战时期他和老村长都是游击队员，在平原上领导村里的群众和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八路军筹粮筹物。日寇大扫荡时，他为掩护八路军和群众撤退，被日本鬼子打伤了左腿。抗战即将胜利，饱受蹂躏的平原人民愤怒地向日伪军发起总攻，拔掉敌人的据点，炸毁敌人的碉堡，打败了侵略者，宝华缴获了这支枪和皮带，区武工队就奖励给了他，他常为之骄傲和自豪。

他有事没事总是背着村公所发给他的那只步枪站在麦田里，生怕有人抢走了他赖以生存的宝地。村公所早就要收回他那支枪，说他老了，他说什么也不让把枪收走，枪是穷人的命根子，他要拿枪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宝华一家支前交公粮总是带头人，他说他为人民政府种地，收的粮食都是公家的，他为共产党守卫着大后方，守卫着土地和麦田。

福氏老太太颠簸着一双小脚心急火燎地来到麦田，站在地头大声喊着：“你还不赶快回去，跛着腿在地里撵那满天飞的野鸟干啥？它能把麦穗吃了？家里都等着你拿事哩。”

老宝华说野鸟吃麦苗，咋给村公所交公粮。老伴只是拿他没办法，由他撵那满天飞的野鸟去吧，自己向家里又走了回去，扭回头大声对他说：



2 大浪奔流

第一回

“坐了一院子的人，就等你一个人，等老族长一到，找不着你，叫你好。”她又急急忙忙向村里走去了。

老宝华骂着田里那些野飞的鸟们：“狗操的，等我回来再收拾你们。”然后他一步一跛地向村子里走去。他一心认为田地是公家的，他在为人民政府种田，必须种好庄稼，多打粮食，多交公粮，支援公家建设，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政府分给他的田地，对得起能温饱的肚子。

他风尘仆仆背着步枪向村里走去了。

老族长撩袍走进宝华家，轻轻干咳了一声，径直向上房走去，院子里的人们见老族长进来，立时鸦雀无声，急忙起身给老族长躬身行礼：“乔老太爷安泰吉祥。”老族长只是摆了摆手，走进上房，院里又恢复了先前的喧嚣。

老族长，姓乔，名善同，老夫子，写一手好毛笔字，知书达理，今年八十五岁，身体硬朗，气色红润，一撮雪白的山羊胡须，头戴乌黑发亮的狗皮帽子，大圆轱辘茶色水晶石眼镜，古铜老式镜框，身穿蓝缎子大圆团花紫羔羊皮长袍，上身穿一件紫红色缎子白羊羔皮里子短褂，短褂外绣着金色大团“福”字，足蹬一双白毡靴头子，手提古铜水烟袋，腰间系一件古玩荷包，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杖，一尊长者之风，在族中说一不二，无人敢驳。

如夏秋两忙，老族长和几位年长者，每日清晨坐在村口下田必经之路处，无论谁家后生、妇道，稍有下地迟缓者，都不敢再从此经过，如其不然，轻则便骂，重则便打：“好吃懒做的东西，没饿着你。”再者，族中有人有难，召集族中主事，自己慷慨解囊。在抗战时期，团结族人，保护族人，宁死不做亡国奴，仅此而已，谁人不敬，谁人不从，凡乔氏门族大事，都是老族长决断。

福氏老人走进院子里，听说老族长来了，急匆匆地向上房走去，敬上热茶，站立一旁。老族长先品了一口热茶，放下茶碗，给水烟袋里装上一撮烟丝，吹燃手里的火纸筒儿，点燃水烟丝，长长地吸了一口，水烟袋里发出“咕噜噜”的水声，吐出一口烟雾，问：“宝华呢？”乔福氏讲：“在地里，叫去了。”老族长嘴里“哼”了一声，抽着水烟，乔福氏退了出去。

老宝华背着步枪风尘仆仆地走进家门，向帮忙的人们招呼问候。乔福氏风急火燎地从房里走出来对老伴宝华说：“老族长来了快一个时辰了，你还不快进去。”老宝华听了，心里慌着，问：“他老人家说什么了没有？”福氏说：“老族长夸奖你赶鸟有功，说你会办事。”



宝华老人跛着左腿小心翼翼走进上房，进门向老族长问了安：“善同大叔来了。”老族长看了宝华一眼，说：“看你成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满地里打兔子的，哪里还有点庄稼人气？”老宝华嘴里只是附和，老族长训告着宝华，家里这么忙，你不去料理，成天背着个枪，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把枪交到村公所里去。

宝华只是陪着笑脸，说一定把乡亲们都招呼好，您老人家尽管放心。

老村长也走了进来，笑呵呵地向人们打着招呼：“乡亲们辛苦了，”人们都回敬着老村长：“村长辛苦了。”

老村长，姓乔，名冀，五十来岁，中上等身材，浓眉，大眼，连鬓胡须，虎背熊腰，头上裹一条白色羊肚子毛巾，黑色的粗布大裤腰棉裤，黑色的棉布鞋，粗布大襟棉袄，腰里缠着一条白色的粗布带子，标准的平原汉子打扮，是族中长辈人。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地下共产党员，村干部，领导村上广大人民群众为八路军筹粮筹物，领导村上妇女们做军衣军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支援了中国的建设事业，是一位威信极高的共产党员干部，是村里的领头人。

宝华一家人迎了出来，互相都问候了，老村长问老宝华：“宝华大哥，还缺什么？说一声。”宝华一家人都说什么都不缺，就等你一个人了。

厨房里问：“宝华大叔，开席吗？”老宝华说：“问老族长。”灶房里都不敢去问老族长，推让叫乔淑凤去问，她走进上房，陪着小心问：“同大爷，开席不？”老同善摆摆手说：“不等了，开席。”

灶房里一声长喊：“开席了！”酒肉菜肴都端了上去，虽没有山珍海味，也算是鸡庆有鱼，荤素各半，十分丰盛了，今天不喝散小烧，全是带瓶的，衡水老白干和秦西凤，这都是儿子在外工作时给宝华买回来的名酒，宝华老人平日舍不得喝，存放了起来，今天派上用场，拿出来招待众乡邻。

摆了五桌，老族长坐了主席，老村长和村上长者们都陪着老族长坐了。众人便一拥地都入了席，等着老族长发话。

老族长环绕众人一眼，说：“承蒙乡里抬举，推为首席，主掌乔门诸事，承祖上阴德，护佑族人，平安无事，族丁兴旺，事业发达，清平盛世，明朗乾坤，族人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今天之荣耀，来之不易，族人团结抗战，才换来今天幸福生活，望族人倍加珍惜，深感共产党厚恩，老朽心底诚服。今天宝华贤侄请诸位光临府上，相聚一堂，庆贺乔门添丁，乃我乔氏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宝华为人忠厚老诚，勤俭持家，



望族人效之，乔门祖上有德，其子金贵，不是老夫夸口，在座诸位，皆都不知，后必应验，其子乳名虎子，大名中星，中间的中，星辰的星。今天宝华请来诸位，略备薄酒，表示答谢，众位捧场，深感厚意。”

众人随声附和：“任凭老族长做主。”

老族长接着：“诸位要是没有什么，请村长说说公家的大事，都多长长见识。”

老村长站了起来，像战前动员一样，环视了一周，讲着：“乡亲们，今天大家来到宝华大哥家，一是道贺，二是表彰宝华老人这么多年来，为村上做过的贡献。今天宝华大哥家里添丁，是宝华大哥家的荣耀，也是乔氏家族的荣耀，更是全村的荣耀。宝华大哥在抗战中，为了多次掩护和营救我们八路军的同志们，大扫荡中被鬼子打坏了一条腿，和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是我们平原上真正的汉子，是一名优秀的老游击队员。在解放战争中，宝华大哥家上缴军粮，做军衣军鞋，从来没有落后过，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解放后支援国家建设，从不落后，村上对宝华家帮助甚少，今天，我代表村公所，代表乔氏族人向宝华老人表示敬意，宝华老人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平原上的汉子，是平原上的爷们。”

人们给老村长讲话鼓着长时间的掌。

老族长举杯发令：“酒菜齐备，招待不周，还望海涵，大家请，吃好喝好。”众人举杯：“老族长请，村长请。”老族长、村长：“同请。”众人头杯酒下肚，老族长放下酒杯，从衣兜里取出白丝布手绢，擦着嘴，众人望着老族长，谁也不敢先动第一筷子吃那碟里碗里的肉呀菜的。

老族长望望众位，说：“众位随意，不必拘礼，吃，吃。”众人都等着老族长能早点开个好头，都说：“还是老族长先请。”老族长看看诸位，慢慢从桌子上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嚼着。众位早等着老夫子吃第一筷子，肚子早就饿了，接着便狼吞虎咽一番，三杯酒下肚，趁着酒兴，划拳猜令，吆五喝六。

宝华给众人劝着酒，先敬族长，村长，再敬众人：“吃好喝好……”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喧闹一番，酒足饭饱，桌上盘碗皆空，由老族长喧叫虎子抓周开始。院子里放着一张方桌，桌上铺着一领黄色的丝布，上面放着毛笔、木刀、算盘、佛珠、木锨、小锯、讨饭棍等二十多种物件。

虎子由他娘万春抱着来到周桌前，且看小虎子打扮：头戴黄缎子披风锦



帽，帽头上绣着一只大虫，那大虫额上绣一‘王’字，再看上身穿一件红色绣花紧身棉袄，前后金黄大福字，下身穿一条红色缎子棉裤，身披一领黄缎子二龙戏珠披风，身上斜背一件蓝色锦囊，上绣五毒虫图，蝎子、蜈蚣、长虫、蟾蜍、蜘蛛，五毒避邪。足穿一双黑色锦毛虎头靴，见到了许多众人，只是笑着。这孩子长得白净，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脚大手粗，看起来十分强悍有力，虎头虎脑，今天虎子这身打扮，也算是锦中之秀。

宝华老人，福氏老太太，虎子娘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对天祷告：“老天保佑，菩萨保佑，今生今世，贫富贵贱，在此一举。”

周围站满了观望的人们，议论着，也有说奉承好听的，也有说惋惜话的：“好一个虎子，长得虎头虎脑。”“虎子他爹在外头工作，有个挣钱的爹就是不一样，儿子神气，家里也神气，吃的也好。”“说的也是，钱能说话，钱能办事，前几年他家连饭也吃不饱的。”

老村长看了那些人们一眼，训诫着：“说什么？嚼舌头？吃饱了撑的。”那些人们顿时哑口无声了。

老族长发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抓周开始。”

虎子见到许多人和诸大场面，满心欢喜，也不认生。虎子娘心中对上苍暗暗祷告：“我的儿，抓笔杆子，别乱抓。老天保佑我儿，菩萨保佑我儿。”众人助威呐喊着：“抓笔，抓笔……”虎子在周桌上乱刨着，弄得满桌子稀巴烂，左手抓起毛笔、木刀，右手抓起木锨、佛珠，两只小手在空中晃荡着，只是不丢手，笑着玩着。众人惊羡：“好！好！这孩子，人物，可不得了，两手抓四物，世间少见，有出息！”老族长高兴，用手摸着小虎子的脑袋，夸奖着：“有出息，好孩子。”众人欢喜祝贺，虎子家里人自然也是欢喜。

众人正在庆贺，门外也有讨要的、化缘的、算命的，前来要些彩钱，福氏老太太都一一打发了，或吃的、或给些许米面、或给些小钱，大家都说些奉承话欢喜而去了。

门外进来一披发道长，进门高声喊道：“无量天尊，可喜可贺。”声音洪亮，看那道长，五十上下年纪，高大雄壮，两目炯炯有神。此道长正是村东庙里的道长，平时化缘、卖药、看病行医，治病救人，多行善事，时常资助穷人药膏，不取分文，乡里颇有威信。他习武强身，一身好功夫，十几个人近他不得，尤其头上功夫了得，一日闲来练功，一头撞倒一堵土墙，乡里送他一个诨号叫铁头道人。



6 大浪奔流

第一回

老族长带领众人向前见礼：“道长神仙，多行善事，福及乡里，善哉善哉，请堂前坐了。”并吩咐下边：“快给道长看茶看饭。”那道长也不谦让，首席坐了，老族长客席相陪，宝华老人也坐了，三人都互相问候了，铁道长说：“府里喜得贵子，可喜可贺，贫道讨一杯喜酒喝，宝华大哥不可小气哟。”宝华笑着：“喝喜酒，那是自然，早已安排下边整理，少时便来，待我下去看看饭菜准备得如何。”先下去了。

茶上，那道人并不谦让，举杯一饮而尽，老族长相陪着说些乡里乡间的事情。少刻，酒、肉、菜、饭用一红漆木盘端了上来，摆放桌上，那道人就是一个荤头出家人，从不忌口，酒肉生冷，饿来便食，无论何处，困时便睡，或大树下，或乱草垛里，或庙堂供桌之上，从不拘礼，庙里时常无人管理，平时只是化些现成能吃的度日。

啰唆了许多，那道人只是大口吃肉吃菜，大口喝酒，片刻间，一桌的食物都吃光了，老宝华看那道长食完了桌上的饭菜，吩咐下边：“再传些饭来。”道人说：“胡乱凑合吃些便了。”老宝华说：“今天管饱，师傅多吃些。”下边又端上来一盘饭菜，那道人也食了，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酒足饭饱。”总共吃了十六个馍馍，四碗菜，二斤肉，一斤半酒，一盆汤，好一个莽撞道士。

铁道长向前给老族长和宝华老人各施一礼：“多谢赏饭。”老族长和宝华老人都谦让一番，铁道人接着说：“今日贫道到贵府来，一不化米，二不化财，闻贵府得一贵子，此子乃可造之才，只是人生多难，不如随贫道出家当个快活道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二来将我平生所学，传于此子，不知贵府意下如何？”

老族长听此一番理论，很是为难，说：“如果道长缺衣少食，本族长尚可召集族人资助施舍，今天道长要人，如此大事，本族长岂能一人做主？”

老宝华带着几分愤然，说：“我待你铁道长不薄，平日你来寒舍化斋，哪一次空手回去过，没有多也有少，街坊事务从未为难过你，咱们也算是至交，今天你怎么就要了人去？那不是要我的命吗？道长酒足饭饱，尽可离去，再休多言。”铁道人也是一脸怒色：“我都为你好，你反来教训我，你不知天文，不识地理，不懂人和，不明问道，不知五行之变，整个一个盲人瞎马。”

福氏老人也进来和铁道人理论：“你这道士，管你吃了喝了，你就要领人去，不是我们养不起，跟着你能学什么好？一个出家人，也想个孩子，没



有道理。”

万春女也进来说：“不行，虎子不能跟你走，你一个出家人，怎么管起别人家的事来，虎子他爹回来也不会同意，你快走吧。”

人们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铁道长：你一个出家人，吃饱喝足，还不快走。

铁道长正要发怒，老族长劝铁道长息怒，来日从长计议。铁道人听见老族长的劝导，也消了气，说：“你们众人怎么都冲我发这么大火？”又掐指一算，此子尘缘未了，岂肯入道，曰：“来日方长，道门敞开。”起身拂袖而去。

基干民兵背着枪急匆匆奔进宝华家，大声喊着：“老村长，区上叫你去开紧急会议。”村公所里的大喇叭唱起了抗美援朝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村子里的人们都喊着，朝鲜和美国打起来了，中国去了志愿军，苏联给朝鲜人送去了武器，都玩着命往死里打，都杀红眼了。

第二回 运送军粮

宝华奋勇投大军，
村长组织送粮车，
万春赶车扮男装，
抗美援朝保家乡。

1952年，虎子三岁了。抗美援朝还在进行着，街上到处都是志愿军的歌声。

老宝华背着政府发给他的步枪逢人便问：“朝鲜在哪里？那儿有日本人吗？”有人对他说：“美国人领着好几个国家打朝鲜，有日本人当军事顾问。”老宝华弄不明白顾问是个什么东西，只要有日本人就是鬼子，日本鬼



子都不是好东西，就该杀死。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他决心背着政府发给他的枪去朝鲜国杀几个日本鬼子，报当年跛腿之仇，他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他要找老村长报名参军，当一名志愿军，入朝参战，他就像一头老的退了毛的雄狮，怒吼着向村公所走去。

村公所大喇叭里唱着抗美援朝的歌曲：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街上一群小孩子玩着游戏，一个孩子扮成美国兵模样，其余的孩子们都指着“美国兵”唱着：“美国佬，是强盗，脸上笑嘻嘻，背后藏大刀，见了好东西，什么都想要，要不到，他就抢，抢我家的鸡，牵我家的羊，抢个媳妇当新娘。”孩子们反复唱着跳着玩着。

老宝华和孩子们一样，同仇敌忾，对美国鬼子、日本鬼子痛恨至极，一定要到朝鲜去杀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就是在朝鲜光荣了，马革裹尸，都心甘情愿。他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就跨进村公所，哪怕现在就去朝鲜都行。

宝华老人跛着左脚终于走到了村公所，村公所的院子里堆满了粮食，都是才征集的麦子，基干民兵们过着长长的木杆秤，是十六两进位一斤的木秤，会计记着大账，这些粮食都是运往前线去的军粮。

老宝华看了看过秤的人们，走进村公所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播音员在操弄着扩音器系统。他退了出来，来到院子里，人们问：“宝华大叔，有事吗？”老宝华一脸严肃着，说：“找村长。”人们说村长到区上开会还没回来，问宝华老人你找村长有啥事。老宝华说他要报名当兵，到朝鲜国去杀敌。人们哄笑着，嘲弄着宝华老人：“你都七老八十了，还想参军？胡子兵？叫外国人笑话。”

他生气地走出村公所，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凭自己和老村长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中一起干过游击队，一块打过日本鬼子，一块给八路军筹粮筹棉花，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军筹办军衣军鞋，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铁哥们，就凭这些，我老宝华提出要上朝鲜国去打日本鬼子，要报仇雪恨，他老村长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会一百个同意的。

他还想到会光荣牺牲，他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件是政府分给他的那片麦田和老黄牛没人照看，二是虎子的哑病还没有看好，他一路想着事情向家里走去，快走到家了，他又向麦田里走去，再看一眼他亲手耕种出来茁壮成长的麦苗。

猎人石大力领着猎狗，手持土枪，冬冷寒天，闲暇无事，到田里打猎来



了。后面跟着一群孩子们起哄凑着热闹，追着玩着，吵着闹着，组成一支狩猎大军。石大力，三十来岁，独身，农忙务农，农闲狩猎，若能打着一兔半鸟，拿到集市上换点酒钱，今天出来碰碰运气。

一群乌鸦在空中盘旋着，“哇！哇！”地叫着落到宝华的麦田里，宝华老人愤怒地举起手中的步枪在空中挥动着，驱赶着成群的乌鸦，嘴里大声骂着：“混账的老鸦，狗操的东西，王八蛋，又来抢食吃，搞破坏，日本鬼子，坏蛋，今天非打死你们不行”……猎人石大力发现这群乌鸦，嘴里说着：“乌鸦也能下酒，先收拾了再说。”端起土枪向乌鸦“咚”的放了一枪，成片的铁砂向乌鸦杀去，乌鸦满世界落在麦田里，猎狗和孩子们喊着冲了上去，抢拾着“战利品”。

石大力向宝华喊着：“宝华大叔，给你留几只乌鸦，拿回去下酒，老鸡肉好吃。”孩子们喊着：“看！兔子、兔子！”一只兔子从麦田里惊起，逃窜着。孩子们奔跑呐喊着向兔子追去，石大力向奔跑的野兔放了一枪，随着闷雷般的响声，孩子们领着猎狗狂叫着扑了上去。经过一场狩猎，石大力扛着土枪，提着野兔、乌鸦等猎物满载而归了，来到宝华老人跟前说：“宝华大叔，天不早了，别愣着了，该回家吃晌午饭了。”

宝华老人这才愣过神来，嘴里答应着：“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宝华老人又想起了他的大黄牛，也要向大黄牛告个别，他要去朝鲜了，你自己要多保重，他又向村子里走去了。

福氏老太太唠叨着：“这死老头子，都晌午过了，也不回来吃饭，牛也不喂，跑到哪儿去了？”出门在街上左瞅右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基干民兵从村公所里回家吃午饭说：“宝华大叔背着枪要报名当兵，这会儿可能到区上报名去了。”福氏老太太骂着：“都七十的人了，还疯疯癫癫要去当兵，谁要他？死老头子，没人给他管饭，一会儿饿急了他一准回来，都是吃饱撑的，无事生非，最好的办法就是饿着他。”

老宝华走了回来，前脚刚迈进大门就喊：“老婆子，饭做好了没有？”福氏老太太问：“你不是在队伍上都吃饱了，还回来干啥？参加了哪个队伍？给你个什么官？看你这么大岁数，最少不给你个班长司令。当年在咱们家住的八路不是人们都叫他老班长吗，你叫什么？”老宝华不耐烦地说：“你个老太婆知道什么？啰哩啰唆的，吃了饭还要去投军，别把正事耽误了，头发长见识短，小脚女人。”

福氏老太太见说她小脚女人，生了老伴的气，妇救会长都没说俺小脚女



人，交军衣军鞋俺都是第一名，回回受表扬，你凭啥说俺小脚女人，她生气地说：“饭在锅里，你自己动手端去吧，队伍里不兴侍奉人。”老宝华硬气着：“谁让你侍奉？队伍里的人都硬气着哩，叫你看看队伍上的人咋样自己管自己。”老宝华从热水锅里端出大老碗里的菜面，饭还是热的，老宝华吃了几口，端着碗向牛棚走去。

大黄牛见到从小喂养它的主人，摇头晃脑的“哞儿哞儿”地叫着，老宝华用手摸了摸大黄牛的头：“老伙计，咱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等我回来挣个军功章戴在你头上，咱也当一回牛英雄，咋样？”大黄牛瞪着眼看着老宝华，你怎么不给我吃饭？老宝华看着大黄牛焦急等待的样子，说：“还是大黄牛善解人意，”给大黄牛拌了草料，大黄牛也开饭了，老宝华就把碗里的菜面倒给了大黄牛：“多吃点，老伙计。”老黄牛吃完牛槽里的草料和菜面条子，用舌头舔着面碗里的黏液。

老宝华卸开枪里的零部件，擦得干净光亮，一件一件地又装配起来，他准备上战场了。

老村长从区上开会回来，满村布置给前线送军粮的事情，来到宝华家，在院子里喊着：“宝华大哥在家吗？”老宝华听见老村长喊他，是老村长来叫他去朝鲜当兵的，跛着左腿奔了出来，说：“村长兄弟，是叫我参军吗？”老村长真的有点生气了：“胡闹，大白天到村公所胡闹什么？还要参军？简直是胡闹，国家叫你丢人现眼。”老宝华叫老村长说得目瞪口呆，他要一争高低，说：“我能！”老村长说：“你能帮倒忙。”老宝华蹲在地上不吱声了，老村长又安慰着老宝华：“参军，连我都不行，能轮上你吗？多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福氏老太太从房里走出来，说：“村长大兄弟，他就听你的，刚才进门还瞎嚷嚷说要当兵，这会儿又蔫了。”老宝华一肚子的火正没处发，老伴答了腔，不找你出气找谁？上前抓住福老太要打。

老族长走了进来，干咳了一声，老宝华停住了手，站在院里等候老族长发落，他犯了男女不平等的纪律，犯了动手打人的纪律，在族长面前他必须遵守纪律，必须言听计从。

老族长问：“听说你为难村长要投军吃粮？还动手打人，说说？这是好事，有能耐，说说？叫我也听听，再翻几个跟头看你有多大劲？长脾气了？”老宝华只是陪着笑脸，给老族长敬烟点火，说：“叔，刚才村长不是说我了吗，其实，我也想为国出点力气，不敢惊动您老人家，您还是回吧，



都这么大岁数了。”

老族长训诫了老宝华，不能为难村长，更不能动手打人，下不为例，老村长把族长劝走了，这场风波平息下来，老宝华真的认识到自己老了，再也不提投军吃粮的事了。老村长问：“明天套车给邢台车站送军粮，能去吗？”老宝华说：“没问题，坚决完成任务。”老村长说本来不考虑你们家，村里实在派不过来，这次送军粮全是基干民兵，今天来和你商量，如果有困难，村公所另找人。

宝华一家人连忙说：“没困难，没困难，能去，能去。”福氏老太太和儿媳万春女都表示这次送军粮没有困难，都说：“能去，能去。”老村长落实完了送粮的车和人员，心稍稍放了下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马虎不得，从宝华家走了出去。

1949年，宝华家忍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勒紧了腰带，攒钱买了一头小牛犊子，拉回来精心喂养，现在已经长成一条大黄牛了，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宝华老人把它当成家里一口人看待，冬天冷了就在牛棚里盘炕和牛住在一起，烧热的土炕也给牛棚增加了温度。夏天热了就用扇子给牛扇着风，吃饭时总是省几口给牛喂了，每次下田劳动的时候都从地里割青草回来喂牛，牛通人性，宝华家全靠这牛给他耕田拉运，这次送军粮又派上了大用场。

送走了老村长，一家三口在房里开起了送粮会议，老的老，小的小，谁出这趟差，老宝华意志坚强，坚决要送军粮，说：“以前支前不都是我去的吗，这次也不例外，还是我去。”福氏老太太说：“当年送军粮你还年轻，你数数嘴里还有几颗牙齿，路上还要大伙照顾你，反倒成了累赘。”老宝华最烦别人说他老了，今天老伴也说他老了，真的来气了，心急火燎地说：“谁老了？谁老了？”老福氏也不服软地说：“刚才族长说你老了你咋不吭声？族长大叔叫你翻几个跟头叫他看看，还不服气？”老宝华还真的有些不服老，自己揽下的差事应该自己承担。

他从墙上取下赶车的长鞭来到院里，试着甩了一声，可怎么也响不起来了，鼓足了劲又甩了一下，只觉得头晕腰痛膀发酸。老了，真的老了，不能投军了，也不能驱车了，老村长批评的对，族长也训诫的对，心里只是沮丧着。

万春女把老公公换回屋里坐下，说：“都别争了，这趟远差还是我去。”福老太和老宝华都担心地说：“你一个娘们家，咋能出去几天几夜呢？”万春女说：“要不是老村长遇到什么难处，他也不会派咱们的差，今天这一趟差事咱们是应该去的，都不要争了，明天我去。”老宝华激动地

